云中谁寄

明媚

信非悬云外，何需青鸟传。

——题记

雪花洁白飘摇，漫不经心地将世界舞动昏暗。我将车顺着岔路口东路沿石停在一溜车尾，迈步起跑，小心穿过辆辆汽车、条条马路，进入校门。保安的声音从身后追来，“不用跑啊，没迟到。”前方三两个家长，淡定地悠着脚步，我不由自主放慢速度，耳边响起女儿“不要迟到”的告诫又跑起来。询过几个服务生，顺着指引向上又向上来到四楼，一个熟悉的面孔露出八颗牙齿，灿烂了昏黄的楼道，“阿姨，跟我来。”她脚步轻快，小跑着将我引入教室引到女儿的座位上。我轻抚她的膀臂，轻声道谢。她笑着跑开。她叫刘昱菡，是女儿的同班同学好朋友。

没有指引，我想，我也是能找到女儿座位的——其他家长早就到了，没有几个空位了。雯哥，女儿的班主任走过来，在桌上翻出几张纸，轻声说：“看信。回信。”一张白色信纸，写满了字，是女儿写给我的。两张红色空白信纸，是预备我写回信的。怪道我进屋，没人瞅我，都低着头写信呢。

“今年的纸没有以前的好看，写字的欲望骤减。”

这是信的第一句。今年的纸确实比往年别有一番“风味”。

“但Jay的歌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听。

王岳鑫今早也听了Jay和派的新歌。

终于找到一个也听Jay的同学了。”

Jay跟我是同龄人，但他的歌我至今听不来，当年还买他的盒带一遍一遍地听来着。真不理解你怎么会喜欢他，居然还找到同爱好者——好奇你们的审美。虽然常说你们现在有的远不如我年少时爱的，可Jay不是我所爱却成你们所爱。好吧，存在即合理。Jay这么多年长盛不衰，必有其极特别之处，值得你们喜爱。只是，真的不要在我开车时要求听他的歌，开车本就易疲累，他的声音会让眼皮更沉，让脑子更木。

“不知道写什么，想看别人的。

写不完的，徐雯雯让站着写。

这节课是物理啊，写不完的徐让站着写。”

怎会不知道写什么呢？你的作文那么好。当时脑子里杂绕了太多思绪吧。站着写字的是老师，雯哥优秀至极。你若能成为她站着写字，未尝不是成功的未来，光明的未来，明媚的未来。

“中午想吃烧烤，但现在一点儿也不觉得饿。”

中午的灌浆包，好吃吧？肉串虽然是电烤的，外皮有些干，里头的肉汁还是挺可口的。晚上烤肉你吃。

“你不用看完也行，这张纸上没有有用的话，有用的话都在总结里。

物理老大（教授物理的老师）说大家都写完，可以放物理科普视频看。

我后面的徐世成（上初中以来稳居班级第二，人称“千年老二”。这次考试终于把长年稳居第一的李铭语顶下来，登顶成功）写完了想看视频，又开始“发癫”。昨天上了一天自习，他已经癫了一下午。

这个破字不是我写的。

今天早上一来，徐世成就对我恶语相向，我还被“小仙女”（对语文老师的爱称）发配去整理语文成绩。

徐到现在都没有发作业单。

张（芯瑞）作文得了36分。实力怎么这么强了？是把之前的一篇阅读题搬上去的缘故吗？

徐世成刚又在后面踢我凳子，做个题都不老实。我晃悠他的桌子。

这个纸好硬啊，都折不起来。”

你说信里没有什么有用的，如果从作文角度看，通篇读下来确实有些不知所云，你也像一片不知所之的云。可妈妈还是读出很多东西。首先是好多好笑的，看了不到一半我就乐得不行，给雯哥看她也乐不可支，引来前后左右家长诸多侧目。

总结我看了。你又进步了，恭喜你！妈妈很高兴，老师也很高兴，最高兴的当然是你。高兴的你，理智依旧在线。你列写了自己的成绩，总分加各科分数，班级排名、级部排名，名次后面用括号注明“+3”，表示级部排名变动方向和数量，深为没有一门成绩领衔头羊而遗憾，逐科分析了存在的问题，也提出了明确的补正举措。都很到位。相信不足之处你会很快改正，优长之处会变得更优长，明天的你会更加优秀。

忘不了出成绩当天晚上你喜极而泣的眼泪。半夜，我掀开被子钻进被窝行将梦周公，你进来把手机要走，一番拨弄即瞪大双眼，张大嘴巴。我急瞅屏幕，你的成绩赫然：总分769.72，班级排名3！

我欣喜地望向你，“哦，女儿，你真棒！就说你最棒了吧。还担心。”你闭紧嘴巴，忍不住下扁，眼睛里泛出泪花，长“啊——”一声，拱入我怀中。我拍拍你的后背，摩挲你的头发和身体，口中不住地赞美恭喜。小弟也鼓着掌过来，趴在你身上，抱着你。我抱着你们。

每当看着你坐在桌前写作业的背影，与你一同行走马路上，听你讲述很多事情，妈妈常常陷入自豪和自责中。自豪的是，我的女儿如此美丽，光彩夺目；自责的是，作为母亲，妈妈似乎有很多方面未能给你起到榜样的作用：身体不好，常躺倒；懒，有时刷手机弃学习；除了创作，很多方面不思进取；不珍爱自身健康，也不注意仪表……不能再写了，似乎还有很多。

每个人一生都要好好成长。你要做学习计划，妈妈也要做计划，期待交流，相互建议，甚至相互批评。

你的字儿写得确实不咋地，不是你水平。或许有纸张的原因，硬了一些，平滑了些，或许有周遭嘈杂环境的影响，更大的原因还应是你的心绪不平静。

想象写此信是在什么时候。考后是肯定的。中考是学习成果集中检验的最大方式，费了多大心力无需赘言，长跑后的身心虚脱也是必然的。成绩发布了吗？应该是的，你做了总结，你不仅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，还知道其他同学其他班级考得怎么样，对自我进步、班级位置、级部位次都有了十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。中午我看到了你收获的各种奖励奖品：“新青年”帆布包，“学习之星”奖状，“爱德之星”奖状，红红糖果，精美笔支，分类文件夹，你说还有一些在书包里。老母亲的欣喜之情，如何能抑制得住？我将它们一一摆放陈列，各种拍照，一旁的顾客帮忙清理干扰物件——陌生人的善举和同理心，总是令人温馨温情，尤其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日子。

想起周二那天考完，你回到家往椅子上一坐，往墙上一靠，长呼：考废了！说数学错了一道选择题，物理有个错不是错改成了错，英语不到时间就收了卷，政治哎呀——历史哎呀——我站在一旁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，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，最终笑着说：没有那么差。先不想了，也改不了。趁着成绩还没出，先放松放松，好好乐一乐。

你的神情依旧沉郁，可见我的话语苍白无误。饭后你说吃多了，想让我陪你出去走走。你又看了看书本，又翻了翻卷子。我坐在一边等你，后背酸痛，脊柱难支，软倒在床，你自己出了门。你的方向感不是很好，担心你回不来，又担心天黑有危险，我嘱咐你走上学的路，去公园门口的五星广场。你答应了。

我躺在床上晕晕沉沉，却总记挂着你，着实后悔自责没能陪着你。忍着过了半小时给你电话，唤你回家。你说在广场转圈，不少人呢，再转一会儿就回。想象你独自行走于黑夜中，心疼不已，抱歉。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锻炼，康养身体，以能陪你走更远的路，看更多风景，历更多风雨。

人的一生会受到很多影响，春天的风与花，夏天的雨与荷，秋天的霜与果，冬天的寒与雪，都会在我们的血液里沉淀下基因。除此之外，人施加给我们的影响或许更大，包括亲人、师长还有朋友。

作为亲人，最重要的亲人，妈妈希望给你尽可能多的正向影响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为母。老师的心情与父母一样。但我们也是人，有着一切人的优点与缺点。在你的人生中，陪伴你最长远的应是你的同龄朋友。不同年龄段的朋友，以最清晰的镜像映照着你的模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们对你的影响或许最大。同龄人很多，人在不同时空中会遇到很多人，其中有些人相逢便相识且相近，而有些人擦肩而过，渐行渐远。妈妈希望并且相信你会形成并强大自己的内核，发现我们一切其他人的优点、善点，或借鉴吸取，也可以纯粹欣赏。那些缺点就当作警示，用以检视自我。

让我们都铭记那句话：云心著处安。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，不要忘记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，有时候周围太喧嚣，不妨停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，只要收紧核心便不会偏离航向太远。

当你特别在意某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身上应该是有十分吸引你的善处，不论这种在意是以喜欢还是厌恶的形式出现。或许可以静心审视一下，明晰这种善处，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你的善处，至少会成为愉悦你内心丰盈你精神世界的善处。

如果说人生像登山，女儿，如今的你在爬坡。以前是妈妈拉着你的手，今后或许就该你牵着我的手了。看你的个子比妈妈高出多少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妈妈看你需要仰视，而你早就用俯视的眼光打量妈妈了。妈妈的怀抱已经装不下你日益茁壮的身躯，很多时候你已成为我的依靠，不仅在坐电梯乘公交的时候，更在我卧病在床的时候，你不仅照顾我，还照顾小弟。

昨天大雪，我俩乘坐公交上学上班。车上人多拥挤，我个儿矮够不着上面栏杆垂挂的把手，一旁的立柱又隔着人也够不着。我便挽着你的胳膊，依着你的身子。当我斜目仰望你时，戴着口罩的你正看向窗外，眼中的光彩比白雪还晶莹。我情不自禁嘟囔一句。你转眼问“什么”。我说我想亲亲你。你没说话，只是把眼睛又转向窗外。

有人下车空出座儿来，你让我坐上去。我说咱俩一起，能挤开。你摇头。我坐上去，拍了拍酸麻了的腿。左转头，居然平视对上你明亮的眼。我用双手捧着你的脸，情不自禁说：“我真的想亲你一口。”

你依旧没有说话，眼波荡漾。

“大庭广众，不太好哈。”

你还是不置可否，眼波依旧荡漾。

“没什么吧，妈妈亲女儿。”

你的眼波向下流转。我便亲在了你的脸颊上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美美的。我看到一朵涟漪，在你眼中漾开。

遥想有一天，我坐在摇椅上，双手枯枝般嶙峋，还是会捧着你的脸，而你眼中还会绽放一朵涟漪。你也会捧起你孩子的脸，凑上你的嘴唇，软软的，美美的。

然后我们仨，在阳光下，各自翻着各自的人生之书。有风来，给我翻一页，给你翻一页，给Ta翻一页。

我们给风的回应是：会心一笑，相视泯然。

和裴迪登新津寄王侍郎

佟掌柜

这日，杜甫正蹲在院角的谷堆前挑瘪粒，忽闻有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奔自家茅舍而来。他扔掉手中谷粒，疾步走回屋内，取出那年端午肃宗赐他的团花宫衣，罩在打补丁的布衫外，又站在簪花铜镜前照了照，抻了抻袍袖，遮住自己黝黑粗糙的双手。

杜妻挎着水罐自溪边归来，见杜甫没挑谷子，而是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宫衣仰首树下，方欲开口询问，却见夫君食指轻抵唇边，微微摇头，便将话生生咽了回去。此时，嘚嘚蹄声已清晰可闻。她心中清楚，骑马的来客，对如今的杜家意味着什么。经历过长安的残杯冷炙，也捱过入蜀路上的饥寒风雪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苦楚，让她一眼便读懂了夫君的心事——既有对故人周济的企盼，又藏着对低眉折腰的抗拒。

自从去年秋天，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，家中生计便没了着落。不得已，一家人一路饮风餐雪，拾栗充饥，辗转半载来到蜀州。幸得高适、严武等人念及旧情，出资相助，才在这浣花溪畔、万里桥边建起几间茅舍。虽遇大风，屋上茅草便呼啦作响，如诉如啸，但终究胜过在浣花寺寄居。毕竟，这是自己的家啊。

见妻子出门寻找女儿，杜甫轻轻舒了口气。回想贬谪华州时，郭剌史非但轻视其才，还处处施以威压。成堆的文书案牍，如小山般堆在案头，迫他在毒蝎横行、蝇蚋扰人的酷暑中日夜俯首。而今，虽一家生计仍赖亲友周济，可至少，他能立于自家树下，不必再为一纸文书苟且，能将腰脊挺得直一些了。

他眺望着远处的江水，脱口吟道：

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

长夏江村事事幽。

自去自来堂上燕，

相亲相近水中鸥。

老妻画纸为棋局，

稚子敲针作钓钩。

但有故人供禄米，

微躯此外更何求。”

语声未落，刑部侍郎王缙的管家身着素锦长袍，牵着两匹黑骏马出现在院门口，见杜甫立于院中，忙快步上前，躬身一揖，自怀中取出一封泥金请帖双手奉上：“小人奉家主之命，特来恭请杜大人过府一叙。”接着，又从马上解下四个精美的方盒，置于石桌之上，对牵着女儿小手回来的杜妻言道：“这是家主备予令千金的几样小点，请夫人笑纳。”

杜妻连忙上前道谢，目光却暗询杜甫。杜甫心中一涩，微微点头。

跟随管家来到王府后，见多年未见的裴迪也在座，杜甫心头一暖。暗想，今日不但能饱餐酒食，还能与他言说几句肺腑。杜甫与裴迪虽无深交，但二人皆是半生坎坷，都曾弃官远走，如今又是客居他乡，难怪杜甫顿生惺惺相惜之感。

王侍郎将他的神情尽收眼底，含笑将杜甫让到裴迪身旁坐下，随即吩咐仆人布菜。酒过数巡，有人隐晦地提起房琯一案，众人不免唏嘘低叹。王缙由此说起表兄王维屡次上表，求请削职归田、皈依佛门之事。杜甫默默听着，眼前蓦然浮现出入蜀途中所见之饿殍荒村、白骨蔽野，心中不由暗叹，摩诘居士此生，确是从未因斗米折腰过。禅心佛性，于他杜子美而言，终是水中明月，清辉虽洁，却生不出一粒稻米。心思及此，吃起眼前丰盛的佳肴，竟不如阌乡姜县尉那顿生鱼片加白米饭顺口。

裴迪见他始终默然，只蹙眉独饮，便举杯相问：“子美来蜀多时，可曾外出走走，看看此地风物？”

杜甫摇头道：“未曾……”一想起家中繁杂琐事，他不禁苦笑。

王侍郎道：“子美，城东南五里有座修觉山，是五川汇合之处。此季登临，可见山上落叶萧然，瑶光青嶂；山下波浪滔滔，一泻千里；山中古木参天，殿宇巍巍，颇可涤荡尘襟啊！”

杜甫听罢，眼中倏然一亮，旋即又暗了下去。严武前几日所赠的银两，都在妻子手中，叫他如何开口？

王侍郎会意，转头对裴迪道：“裴大人，可否有劳裴大人，明日陪子美往新津一游？”

裴迪欣然应允。王侍郎即命管家备好车马，又遣人去杜家知会。杜甫连尽三杯，以表谢意。此刻，他的心早已飞向那修觉山的苍茫烟水之间了。

次日，杜甫与裴迪同登修觉山顶。凭高望远，但见秋山老圃，鸟影寒塘，萧然之色扑面而来。二人触景生情，一时俱陷沉默。少顷，裴迪提起，前些时日，他曾作《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。

杜甫忽想起昨日席间听及王维事时，心头难言的翻涌，遂道：“裴大人，你我今日之游，皆蒙王侍郎厚意。我愿奉和一首，以酬盛情，如何？”

“子美若肯和诗，侍郎必视若珪璧。”裴迪含笑而应，余光却掠向王府随行的仆从，暗忖：子美，此间山水清绝，可莫吟出“丈人试静听，贱子请具陈”那般干谒之句啊。

杜甫未察其虑，只临风仰首，朗声吟道：

“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

何限倚山木，吟诗秋叶黄。

蝉声集古寺，鸟影度寒塘。

风物悲游子，登临忆侍郎。

老夫贪佛日，随意宿僧房。”

裴迪凝望着杜甫清癯的侧影，那眉宇间的怆然与孤傲，竟似与这苍茫秋色浑然一体，不由暗叹：眼前之子美，已非昔年困守长安时的杜甫矣。于是，慨然赞叹：“子美大才也！”

让座

陈淮贵

罗丁紧紧抓住椅背，人斜靠在上面，这样感到舒服些，挤来挤去的人也不至于将自己挤到手没地方扶的位置。

头一阵阵疼痛、眩晕，脑子感到空空的十分吃力。自从上次上班途中被车撞后，罗丁一直经常性地发作，挤公交时尤其加重。

身边座位上的一个女郎在提背包，准备下车，罗丁往前靠近了一些，这样女郎一站起走出他就可以顺势坐下去了。

前边一个20来岁的小伙见状也往这边挤来，眼睛盯着女郎的座位，虎视眈眈。边上还有一个中年人在努力移过来。

罗丁心想按顺序也是轮到我了，按站的位置远近也是应该我坐，你们过来抢我身边的位置做什么呢，你们这些人跟身体不好的人抢什么……

“衙州公交提醒您，粮食市场到了——”

报站声响起。女郎站起来走出位置，罗丁顺势坐了进去，顿时感到一阵舒心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车门打开，车厢里的人匆忙地进进出出。

上班时间乘客真多。罗丁想。

“咦！”

罗丁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那不是小珍吗？她正从门口向这边挤来。

“唉——”罗丁暗叹了口气。小珍是局里的同事，常说身子虚弱，爬楼梯都没力气，挤这公交车上班可真是难为她，自己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位置，自然也得让给她了。

小珍朝窗边位置移来，恰好到罗丁边上。

“来，你坐！”罗丁站起来走出座位，朝小珍示意。

小珍感激地对罗丁笑笑，顺势坐下，一边客气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“你头好点了吗？”小珍问道。

“头……还是那样。”罗丁双手紧抓着椅背，伤感地说。

“唉，真是难好。要再去找对方啊。”小珍坐在位置上，抬头对罗丁关心地说。

“找也没用，他说没钱……唉，现在就算有钱也看不好了。”罗丁心灰意冷。

“真没道理啊，”小珍打抱不平，“你需要托人找找关系啊，现在的人……”

“就是啊，被撞了还要求他……”

罗丁正说着，见小珍忽地站了起来，对着车门方向急切地挥手招呼。

罗丁回头一看，原来后面是局里的王科长。

“王科！来！您坐！”小珍连声说着，同时站起很快走出座位，罗丁被小珍快速移出的身子撞得连连后退，几乎摔倒，连抓椅背的手都被挤松开了。

“你坐你坐。”王科长连连推辞。

“您坐您坐，”小珍抓着刚才罗丁抓的椅背，着急地说，“我整天都坐，坐太多不好，本来就要多站站，您坐吧，不要让位置空着。”

“这样啊？”王科长挤过罗丁身边，终于在座位上坐了下来，“谢谢了。”

车子一个转弯，边上的人蓦地压了过来，罗丁拼命抵住才没摔倒，还差点撞到小珍身上，头一阵阵难受，几乎呕吐起来。

水袖

李云飞

楚城尚戏，楚街大大小小剧场二三十家。生意最盛的，当属楚韵楼。

楚韵楼掌柜姓都，世代演员。到了都掌柜这代，攒了些积蓄，买下了楚韵楼，开了剧场。由演员到掌柜，都掌柜倍加珍惜。

剧场如战场，暗战激烈。

都掌柜不断更新剧种，京剧、昆曲、秦腔、豫剧、越剧等多个戏曲轮番上阵。无奈，你换我也换，新剧种热闹一阵子，便又门可罗雀。

二掌柜提议：“若将环境改善下，或许奏效。”

都掌柜闻之有理，同等质量比环境，遂斥资修缮。

楚韵楼焕然一新，二掌柜又提议：“把剧场独凳换掉，舍弟专营联排座椅，人坐在上面既舒适又稳当，且客人的容纳量可比以前多出倍余。”

都掌柜又觉有理，盛赞二掌柜处处为楚韵楼着想。联排座位还是个新鲜事，将椅子直接用螺丝拧在水泥地上，一排一排的，能坐很多人。

楚韵楼重新开张那天，生意爆棚。都掌柜想，二掌柜真知灼见，提前换了联排座椅，不然，这么多人真不好收场。

可好景不长，楚韵楼的生意又渐渐暗淡下来。

都掌柜明白，环境好，还要有好剧目。两路齐进，方为上。

都掌柜年初在京城，看到有种舞蹈叫“水袖”。甩动时形似水流波纹，舞动时如行云流水，故而得名。

都掌柜当场就被震撼住了，但见台上一女子通过指、腕、肘、肩四者的协调统一，舞动水袖，形成抖袖、掷袖、挥袖、拂袖等数百种姿势，飘然若仙。

都掌柜那时就很想引进这个剧目，无奈庙小，现在剧场气派了，也到了请“水袖”之时。

于是，都掌柜亲赴京城，重金请来“水袖”名旦苏晚晴。

择一吉日，苏晚晴着一身汉代襦裙，翩然登场。

乐起，苏晚晴和着音乐甩、掸、拨、勾、挑、抖、打、扬、撑、冲，一丈二尺长水袖收放自如。急速翻袖表愤怒，轻柔拂袖传哀婉，配以舞蹈的动态美，观众随着剧情喜怒哀乐，惊心动魄，悠哉快哉！

至此，楚韵楼生意如日中天。

其他剧场看着眼红，也纷纷引进“水袖”，但演员水袖最多只能达到九尺，哪有一丈二尺长的壮观，硬是被楚韵楼给比了下去。

苏晚晴将水袖融入京剧、昆曲、秦腔、豫剧、越剧等多个剧种，特别是在出演《嫦娥奔月》时，苏晚晴双臂一展，水袖如两道银河倾泻而下，左袖卷着一缕桂香，右袖兜着半盏离愁，在身后拖出长长的弧。袖角掠过之处，似有细碎的银光簌簌落下，是她没说出口的人间念想。众人如梦初醒，连连叫绝，掌声如雷。

至此，楚韵楼在楚街独占鳌头，都掌柜好生得意。

一日，苏晚晴演出正兴，长袖一甩，前排观众顿感微风拂面，痒酥酥的。突然“咯吱”一声，苏晚晴一惊，肩膀紧跟着一抖，长袖甩到一半，戛然而止。

差了那么几尺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

苏晚晴再甩袖，又听到“咯吱、咯吱”几声，有好几次袖子都没有甩到位。勉勉强强挨到演出结束，苏晚晴满心懊恼。

都掌柜急查原因，原是座椅和地面接触的螺丝松了，便着人一个个椅子挨个紧螺丝。

可是，隔了不久，座椅的螺丝又松了，都掌柜又着人一个个椅子挨个紧螺丝。

后来，座椅螺丝松的频率越来越高。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都掌柜急询众人如何是好？

二掌柜说：“最好的法子是把这批座椅全部换掉。”

都掌柜有些带气，心想，就是你弟在卖椅子吧，动不动就换。但嘴上却说：“这批座位换的时间不长，看能不能维修一下。”

修理工说：“可以换一批新螺丝，成本能低很多，但时间长了，有可能还要换螺丝。”

都掌柜说：“这也不能一劳永逸呀。”

这时，清洁工王阿姨走过来说：“我家男人是卖冰糖葫芦的，单个山楂容易滚动，用竹签串起来就固定了。如果用一根长钢筋，将座位从下面焊住，把椅子一个个串起来不就好了。”

都掌柜连称“妙、妙！真妙！”遂着人按此法维修。结果不仅稳定性好，还省了一大笔钱，从此楚韵楼也再无“咯吱”声扰耳……

至此，苏晚晴专注演出，凭水袖舞走红楚城，享誉四方，门生无数。后人称，一根钢筋成就了一代宗师。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（综合办公室） 2343207（总编办公室）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 月价：40元/份 印刷：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